

山海情韵



作家出版社

山海情韵

刘学勇 孙继胜 主编

秦皇岛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海情韵/刘学勇 孙继胜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1

ISBN 7-5063-2154-8

I. 山… II. ①刘… ②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791 号

山海情韵

主编: 刘学勇 孙继胜

责任编辑: 联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o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7

印数: 001—2000 册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54-8/I ·2138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秦皇岛风景线

翻阅老街	李书和(2)
荷恋	聂春友(7)
沧海桑田秦皇岛	孔繁德(10)
筑巢护卵百鸟翔集	屈维英 李新彦(12)
温馨的家园	屈维英 李新彦(16)
海边的槐花	大解(19)
疑是彩虹落人间	谷云华(22)
山海情韵秦皇岛	张秀廷(23)
港口之歌	董宝瑞(25)
秦皇岛——世纪风景线	周振东(27)
千年谛听	王雅静(29)
秦皇岛风景线	刘学勇(33)
港城抒怀	胡查(36)
海之梦	唐丽(38)

海 岳 吟

指点关山	柴洪山(41)
古城潮	吴文良(44)
突破长城	龚宏(46)
忘却雄关	龚宏(49)
九门奇关一片石	冯爱(54)
雄踞山海第一关	王雅静(56)
长城倒挂	谢丽芬(59)
北朝长城·望夫石·孟姜女庙	王雪农(61)

吴三桂与威远台	郭泽民	郭 琳(63)
海岳吟		董宝瑞(66)
画中的老龙头		舟 楣(69)
关于姜女庙的那幅对联		李俊衡(71)
姜坟雁阵		林 谷(73)
姜女坟遐想		张辉利(75)
闲话古城四合院		刘 健(76)
我说栖贤佛光		刘学勤(78)
角山观日出		田 萌(81)
寿山之魂		周继鸿(83)
品读长寿山		刘学勇(88)
燕塞湖今昔		岳 辰(90)
绿水		奚学瑶(92)

联峰山的约定

槐林感悟		李书和(96)
鸽子窝观日出		郑晓天(98)
北戴河之夏		刘学勇(100)
联峰山的约定		于佩文(102)
怀想鸽子窝		王雅静(104)
莲蓬山絮语		王雅静(107)
情系北戴河		卢立明(110)
冬天的北戴河		杨宝忠(112)
海滨月夜品香茗		孙振彦(114)
海滨雪月夜		刘锦堂(117)

轻薄低语南戴河

情萦南戴河		聂春友(120)
-------	--	------------

槐花情	聂春友	(124)
南戴河夜话	孔扬州	(127)
又见那海	周 岩	(130)
浴场	白景峰	(133)
南戴河纪事	娄春生	(137)
轻涛低语南戴河	柴立佳	(141)
南戴河的记忆	王润清	(145)
抚宁揽胜	唐家君	(147)
板厂峪寻秋	王润清	(150)
媳妇楼纪游	肖天启	(152)
苇子峪纪游	张 帆	(153)
雨遏九道缸	张义纯	(155)
游天马山	张凤宇	(157)
背牛顶记痕	孔扬州	(159)
踏春乱刀峪	刘学勇	(162)

祖 山 视 角

祖山寻幽	刘 章	(166)
祖山的云	王进勤	(170)
梨花三弄	赵江林	(173)
林海烛光	刘玉宗	(178)
木兰园寻花	刘玉宗	(183)
老岭骄子	殷雨安	(187)
老岭云海	解文阁	(189)
五人岭	周 岩	(192)
祖山木寨	沈晓红	(194)
冬恋祖山	匡玉春	(196)
祖山视角	张保学	(198)
写给老岭	咏 红	(200)

永恒的美	老 船(202)
牧羊哑人	张辉利(205)
感受祖山	宋立强(208)
祖山,秋天的写意	娄春生(210)
花果山之夜	杨宏玲(212)
思绪翩翩话都山	崔健民(214)
山乡四月看梨花	杨 友(219)
乡韵	海 津(221)
冷口温泉	周宝军(224)

卢龙怀古

卢龙古城	高立新(227)
说说孤竹国	康 群(229)
卢龙怀古	刘学勇(232)
出自卢龙的成语典故	宋 坤(236)
千古名画《采薇图》	张树满(238)
陀罗尼经幢	赵全明(240)
桃林口水库八题	赵江林(243)

碣石——远古的航标

碣石——远古的航标	刘铁峰(250)
昌黎韩文公祠	董宝瑞(252)
雨中登碣石	杜立平(255)
甜甜的葡萄沟	董宝瑞(257)
翡翠岛野趣	刘学勇(260)
心爱翡翠岛	董宝瑞(262)
迷人的黄金海岸	董宝瑞(266)

秦皇岛风景线

是港口孕育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城市又以一个千古一帝的名号述说着它的古老。秦皇行宫遗址，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给后人留下一处景观，更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因此，这里也成了史学家、考古学家注目的地方。

其实，秦皇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它曾有过破街陋巷的寒酸，也曾有过衣不遮体的苦痛，但，那都成为历史了。今天的秦皇岛令人刮目相看。这座城市将成为以碧海金沙为背景，以绿色为基调，以漂亮城市为载体，以四季皆宜的大型参与性旅游项目为牵动，以假日休闲为主旋律的“首都海滨假日公园”。

翻阅老街

李书和



秦皇岛，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古老，是说它用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帝王的名字命名。年轻，是说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仅仅被人们呼唤了五十三年。随着持续不断地旧城改造，如今半个世纪前的旧房子、老街巷，几乎荡然无存了。就在这些老街被拆除的前夜，我抢拍了一些老街照片，并把它装入相册，仿佛一本书，不时翻阅，因而唤起我遥远的记忆。

阴森可怖的“大局子”

解放前，秦皇岛是旧临榆县管辖的一个小城镇，除朝阳街、海阳路、东大街、长城路、开滦路几条屈指可数的街道外，几乎到处是小胡同，城乡人口混居。不少人家在城郊耕种土地。国民党政权在城里设置了警察局。我随父母亲刚由山东老家迁来时，就住在局后北街(后改为民主北街)的一条小胡同里，胡同口正对着警察局的后大门。老百姓把警察局称为“大局子”，孩子一哭，大人就说“别哭了，大局子里

的人来了。”孩子顿时止住哭声。我们胡同里的孩子，谁也不知“大局子”里边是啥样，但每到夜间，笛声拉响，街上就戒严，谁也不敢上大街了。不时从“大局子”里传出令人恐惧的嘶喊或者凄惨的叫声。白天有时看到从“大局子”里走出警察，身上背着枪，手里牵着狗，行人躲得远远的。我父亲解放前夕，在开滦路上一家洗染店做工。一天，下班晚了，从开滦路走到“大局子”附近就赶上戒严，被警察喝斥一顿，踹了一脚，父亲说明家住这里，下班晚了，这才将他放过。母亲和我在家熄了灯，听到外面的喝斥声，吓得不敢出门。

“泉眼”竟在屋里

1948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队溃逃而去，秦皇岛解放了。据说因为秦皇岛有港口，中央政府和省里十分重视，专门设置了秦皇岛市，先叫秦榆市，后来又改作秦皇岛市(据《河北省史志》载，当时河北省只有四个省辖市保定、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级别虽是省辖市，但城市规模小，城市设施极差。旧中国留给人民政府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规模不大的港口。那时，秦皇岛以京——山铁路为界，分为“道南”、“道北”，现在“天桥市场”一带地势偏高。又是铁道路基，当地人俗称“高道”。“高道”以南是开滦(港务局)和耀华玻璃厂及其职工居住区。“高道”以北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地势低洼。1949年7月到8月，阴雨连绵，几乎天天下雨，而城里连一条排水沟也没有，雨水、污水合流，从“高道”往下，长城路、海阳路、朝阳街、民主北街、长春街，直到马坊村，积水成河，水深齐腰，护城河水满平槽，郊外房倒屋塌，农田被淹，树木倒伏。我家住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竟出了一个“泉眼”，水从地下往上冒，屋里是水，土坑潮湿，连做饭的干柴都没有。家里有个洗衣服用的木盆，在屋里飘浮起来，我坐在木盆上玩，竟从家

里飘流到“北大观”(现在商业服务楼一带)。“北大观”一带大都是棚户或大泥、砖头垒起来的房屋,许多已经倒塌,那时“北大观”以外,全是农田,放眼望去一片汪洋。

破烂不堪“北大观”

“北大观”,一个被秦皇岛人呼唤了几十年的文雅的地名。四五十年前,从商业服务楼一带往北,就很少看到建筑物了。现在文化北路和河北大街的楼宇大部是五十年代以后兴建的。站在商业服务楼一带向北望去,但见近处稀疏田舍,处处庄稼;远处峰峦叠嶂,满目青山。不知是一位什么样的文化人,就把脚下的地方称作“北大观”了。其实,“北大观”一带,住的全是穷苦人家,找不见一家象样的房子,泥坯房、棚屋,高低错落,参差不齐,破烂不堪。外墙上有的抹着黄泥,有的刷上白灰,有的露着青砖,里面住的有马坊一带的佃户,也有在城里卖“工夫”、打短工、做小买卖的人家。总之,大部分比城里上班或有固定职业的工人还穷苦。

那年冬天,我家屋门外挂了一个棉门帘,是为了挡寒风用的,白天摘下来,夜间挂上去。有一天夜里,棉门帘被人摘走了。过了几天,我到郊外拾柴禾、刨白薯,走到“北大观”时,见到了我家的棉门帘挂在一户人家的门上,就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走来一眼就看出自己亲手缝的补钉,我想进屋去讨要,母亲一把拦住我说:“别去了,他已经挂在门上了,咱去要,肯定吵架,他们比咱还穷,就让他挂着吧。”

推水车的“卖水人”

今天的秦皇岛人,家家户户都用自来水,水龙头一拧,自来水就

流出来了。可是四五十年前，用水也是件难事。那时，市区内有不少所谓“洋井”，用人力把水提上来，流进水桶，再挑回家去。

这种供水的方式，造成了两种职业，一是“打井队”，一是“卖水人”。“打井队”就是打井工人的组织，而“卖水人”则自备一个“推水车”和二三十只水桶。小时候邻居有位张大爷，五十多岁，看上去像现在七十几岁人一样老，满脸皱纹，背已微驼，一身旧布衣，腰里扎一条油围裙，脚上穿一双胶鞋，整天推着一辆木制的水车，车上装着二十几只水桶(大概总有一千多斤重)，挨门挨户地送水。把水倒进各户自备的水缸里，二分钱一挑水。由于胡同太窄，推水车太长，进出胡同很费劲儿。每当遇到张大爷将水推进我们的小胡同时，我便帮他推车，走到胡同拐弯处得慢推，用力稍大，车把就顶在墙角上，张大爷的手就可能碰伤。每天晚上张大爷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显得非常劳累。每车水最多卖到三、四毛钱，一点微薄的收入，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糟糠之妻不下堂”

秦皇岛市第一任市长叫王植范。一市之长在老百姓眼里可是大“官”啊。王市长是位老革命，衣着朴素，慈眉善目，说话非常和气，操着保定一带的口音。五十年代初，一些干部进城后，脱离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又掌了权，思想发生变化，有的甚至和原配夫人离婚，另娶城里姑娘为妻。王市长肯定是非常反对的。解放后，市政府就占用旧警察局办公，王市长有时从后大门出来，到我们的小胡同里走走。有一次附近一家娶媳妇，王市长也带着他的夫人前来贺喜。贺喜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新郎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啊！”那时我不过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这么文诌的话听不懂，还以为王市长把新娘说成糟糠

之妻,是和人家开玩笑。等到长大了才明白,这是老市长反对那种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原配妻子离婚啊。王市长的老伴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完全是一副乡村妇女的装扮,二人肯定是患难夫妻吧。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说明了这位高级干部的高尚道德与情操。

写在后面

经过 1998 年和 2001 年这两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秦皇岛已是旧貌换新颜了。改变城市面貌,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这是党和政府实施的德政工程。作为一个已经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从心底里感到兴奋,感到幸福。

但是,每当我翻阅这些老街道的照片时,眼前,总是浮现那逝去的岁月,唤起我遥远的记忆。我说的这些全是不值一提的生活琐事。想想过去衣食住行,对比今天的好日子,越发体会党的现行政策的英明正确,也越发激励自己去努力工作。年轻的朋友们,不妨常让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老同志、老朋友讲述一些过去的“故事”,多了解一点过去,会更加珍惜今天。



荷是我所钟爱的——因其高雅、圣洁的品质。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挤出时间去欣赏她、拍摄她。

今年仲夏的一个周日，被恋荷的心情驱使，等不及她的生日，我便偕同家人来到了山海关莲花湖公园。雨后的莲花湖波平如镜，远远望去，荷塘宛如一道绿沉沉的屏障拥在湖的南岸。微风起处，波涛般的荷叶一浪摇着一浪。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荷香……

我们乘上踏桨船，向着荷塘驶去。想到马上就可以看望、拍摄久别的荷了，心中不禁美滋滋的。孙子圆圆和外孙女梦梦仿佛看破了我的心思，调皮地用小手蒙住我的双眼，雀叫着，让我猜测前行的距离。行程不是很远，穿过两座拱桥，便是荷塘了。

船近南岸，下了船，沿着一条平坦的小路走上宽广的平台，大片相依相偎的荷花便在眼前了。平台左侧，一道低低的小桥曲折地走向荷塘深处。那满池的新荷，盘形的绿叶，或矜持地浮在水面，或婷婷玉立于水中，清风徐来，频频点头，纷纷摇曳；风急时，更如霓虹一般，闪闪烁烁。高花阔叶，紧紧簇拥着小桥，前行中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惟恐伤着她们。她们却不管这些，热情地抱着你的膝或是毫不吝啬地将那饱满的花苞投得你满怀，叫你顿生怜爱之情。孩子们这时候最开心。梦梦在桥上跑着，笑着。圆圆则将身边一张硕大的荷叶倒扣在头上，向我做着鬼脸，引我拍照，却不料被那荷叶早托着的雨水浇个满头满

脸……得了这童趣的浸染，我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我忙着按下相机的快门，一幅《顽童》诞生了。

稍有遗憾的是，这里的荷花还未盛开。于是，我们一行又驱车匆匆赶往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

国际娱乐中心的荷塘有六处，其中三处面积很大，荷花大多是从白洋淀引种过来的。每年这个时候，盛开的荷花都会引来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中心的荷塘，点缀其间的，岸边与之相环绕的曲桥和假山，使得这里很有些像苏州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你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能得到自己喜爱的画面，由你尽情地观赏。

若要寻得更为幽静的地方，可随假山拾阶而上，过拱桥，穿槐林，到东面的荷塘。高低错落的绿叶间挺立着无以计数盛开的荷花，四面通透的海鲜烧烤城的红顶大厅与层层迭迭的绿叶相映成趣。我想，若是选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闲坐在那红顶的厅堂，聆听细雨敲荷，定能品出“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清韵。

说来也巧，此时天空忽然飘起了丝丝细雨，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了雨中的荷韵。一时间，湖面上泛起了淡淡的雾气，雨丝笼着的荷塘中，一片烟霞般的荷花浸润在碧叶绿水间，似一幅渲染了淡墨重彩的国画，“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雨丝轻飘，缠绵不止，静寂中，似可听到荷的呼吸声。为了更清晰地欣赏荷的容貌，拍摄到更好的画面，我们乘上竹排，撑起长篙，向荷塘深处划去。

这里的荷最是茂盛，阔叶娇花几乎遮掩了池塘。水中锦鳞游弋，荷叶上小蛙嬉戏，微风轻轻摇动水面，涟漪荡过，朵朵荷花凌波而来。清雅的花儿衬在雨水洗过的翡翠般的绿叶间，真有点“翠云队仗绛霞衣”的味道。蓦地，远远的一处耀眼的嫣红把我的心牵扯住了，那是并蒂莲的风姿，“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斜风细雨中，她娇颤着，似一对儿美丽的小姐妹，带着快乐，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偶遇的几只蜻蜓更给了创作的灵感。粉花绿叶间，它们抱着残荷的枯干不放，像是在倾吐心声，特别是那只金黄色的，任凭风雨袭来，苦恋般纹丝不动，那份执著令人感佩。这小小的生灵也被圣洁的荷所打动，尽

管岁月使其枯萎,却依旧守候如初吧?我急忙用长焦拍下这些画面,那些小蜻蜓竟似通人性,变换着不同的身姿来配合我的拍摄。

我醉了,醉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

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两地的荷,单一个“美”字,就各有不同。山海关莲花湖的荷美得野,花高叶大,活泼、茁壮;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的荷则美得幽,“娟娟如静女,不肯傍阡陌”。只可惜,这两地的荷大都是粉荷,白荷却娇羞地不肯与我们谋面。

近几年,我多次到南戴河赏荷、拍荷,涓洁、清雅的白荷最是令我钟情。曾有一次,我到旅游度假区发展大厦的西侧,寻找当年从白洋淀引种来的白荷。踏过沙地,穿过满布芦苇的烂泥滩,淌过河流,我终于在一处几乎干涸的河塘旁见到几片被杂草掩没的荷叶。当我拨开草丛,那弱小的荷叶随风摇摆的一刹那,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这幼小的生命是多么的顽强!正是她的这种精神鼓动着我,多年来,我克服了摄影创作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拍摄到很多不易捕捉到的精彩画面。尽管许多次我的双脚被河底的草根、荷干的尖刺扎伤、划破,但每每看到这些来之不易的作品,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话下了。值得欣慰的是,我拍摄的白荷,有些被收入了画册,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得到了美的愉悦。

再次赏到白荷成了我难圆的梦。

侄儿学鹏懂得我的心思,一天晚上打来电话,兴冲冲地说他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寻到了几株含苞待放的白荷。

那晚,我彻夜未眠。为久违的白荷,为那难圆的梦。

一大早,我便赶到南戴河。白荷含羞带笑,静立在水波之上,在众多粉荷的簇拥中,显得那么清秀、飘逸。朝阳柔柔地映照在荷塘和赏荷的游人身上,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优美画面。我欣喜地走向这圣洁之境,选取各处角度,一次次按下相机的快门……

沧海桑田秦皇岛

孔繁德

秦皇岛市是渤海之滨开放的港口旅游城市,辖三区四县,面积 7712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 265 万。秦皇岛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过旧石器、新石器和精美的青铜器。秦皇岛这个地名中的“秦皇”所指的秦始皇距今也有二千二百多年了。但是秦皇岛这个地名的出现只有四百多年,明朝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版的《山海关志》中记载:“秦皇岛,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里。或相传秦始皇求仙驻跸于此。”当时秦皇岛这个地名,专指现海港区南部的“东山”。“东山”方圆不足 1 平方公里,海拔 20 多米,是由太古界混合岩组成的残丘。“东山”现在不是岛屿,只是伸入海中大约 100 多米的半岛。那么在历史上秦皇岛是否曾经是岛屿呢?

从地质构造上看,秦皇岛属于山海关古陆的一部分,由变质很深的混合岩组成,其表层保留着大约五、六千万年前早第三纪湿热的南亚热带气候形成

